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Artzibashev Michael

沙宁

〔俄〕阿志巴绥夫 (Artzibashev Michael) 著
郑振铎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六辑：德国及俄苏等国小说）

◆长篇小说◆

Artzibashef Michael

沙 宁

〔俄〕阿志巴绥夫（Artzibashef Michael）著 郑振铎 译



上海三利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宁 / [俄] 阿尔志跋绥夫著; 郑振铎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4

ISBN 978-7-5426-5977-4

I . ①沙… II . ①阿… ②郑… III .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 ①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101 号

沙 宁

著 者 / [俄] 阿志巴绥夫 (Artzibashev Michael)

译 者 / 郑振铎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 × 900 1/16

字 数 / 620 千字

印 张 / 40

书 号 / ISBN 978-7-5426-5977-4 / I · 1259

定 价 / 180.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话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俄〕阿志巴綏夫 (Artzibashet Michael) 著 鄭振鐸 譯

沙 寧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



М. АИЗЕНБАУМ

譯 序

沙寧 (Sanine) 的出版，使阿志巴綏夫 (Michael Artzibashev) 在世界文壇上得到了不朽的地位。菲爾普斯說 (W. L. Phelps)『在最近五年所出版的俄國小說中，阿志巴綏夫的沙寧，雖不是最偉大的，却是最「刺激的」』雖然在沙寧中，有兩個男人自殺了，兩個女子被毀壞了，然而牠的刺激，卻不在於事實方面，而在於牠的思想……自革命失敗以來，俄國便有一種顯著的反動，反對那在不同的時間占據於俄國文學中的三種偉大的思想：屠格涅夫的寧靜的悲觀主義，托爾斯泰的基督教的無抵抗的宗教及

最普通的俄國式的無意志的哲學。在革命之前，高爾基即已表白出那反抗的精神……而實遠在於阿志巴綏夫之後，阿志巴綏夫……在創造他的英雄沙寧上，已經到達了道德的虛無主義的極邊。『阿志巴綏夫的這種極邊的道德的虛無主義，在俄國立刻引起了可驚怕的喧聲，一部分的批評家覺得他的思想的危險，都極力的攻擊他。然而因了這種喧聲，卻引起了俄國以外的不少的人的注意，最初是德國的讀者熱烈的歡迎了牠，然後是法國、意大利、丹麥、匈牙利以至日本都有了『沙寧』的譯本了，然後，連最守舊的最中庸的英國人也在談着牠了。因為沙寧的讀者的衆多，於是牠的作者阿志巴綏夫的生平，便有許多人渴欲知道；這是實在的，一個讀者對於一種作品發生興趣時，未有不欲明白作者的生平的，尤其是沙寧的讀者。當其讀完了此書時，未有不掩卷想道：『這種無畏的道德的虛無主義怎麼會發生的呢？作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一個人的生平，最好是讓他自己說出來，因為這是最翔實的記載。阿志巴綏夫曾應了他的一個朋友的要求，寫了一封敘述他自己的生平的信：

『我於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生於南部俄羅斯的一個小鎮中。在我的名字和我的世系上我是一個韃靼人，但不是純種，因為在我的血管裏是流俄國人、法國人、佐治亞人及波蘭人的血液。我的祖先中，有一個人是我所引為驕傲的，就是著名的波蘭革命領袖加賽斯哥（Koseiushko），我的外曾祖。我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一個退職的官吏；我的母親在我三歲的時候，就因肺病死去，遺留給我以一個肺結核病的遺產。在一千九百〇七年之前，我的病還不深，但即在那個時候，這肺結核病也並不讓我平安，因為牠滋變了各種的疾病。』

『我進了省裏的一個中學校；但因我從童年就對於圖畫有極深銳的興趣，在十六歲的時候，便離了這個學校，進一個藝術學校。我是非常貧窮的；我住在齷齪的頂閣上，沒有充足的食物，尤其不好的，是我沒有充足的金錢去買我的主要的用品——顏料與油布，所以我便不能成爲一個藝術家；不得不去畫些諷刺畫，寫些短論和滑稽故事給各種廉價的報紙以求生活。』

『在一千九百〇一年的時候，我偶然的寫了我的第一篇小說巴莎·杜麥拿夫，一件實事和我自己的對於腐敗的學校的憎惡，供獻了那個題材。大家簡直想像不出一個俄國的中學校是什麼樣子。無數的學生的自殺，（到現在，此種現狀仍舊繼續着）可以做牠的對於俄國青年的教育價值的一個證據。一個最著名的俄文雜誌，答應刊登巴莎·杜麥拿夫，但牠卻竟不得出現，因為那時的檢閱官絕對的禁止有表示學校生活非快樂的文字的佈露。因此，這篇小說便不能在恰當的時期刊佈出來，直到了幾年以後，牠纔在小說集中發表出來。我以後所寫的許多東西都更遇到那種的運命。然而這篇小說對於我卻有很好的結果；牠引起了編輯者的注意，同時且激勵了我更去做別的東西。我放棄了成爲一個藝術家的夢，換取了我的對於文學的歸依。這是很痛苦的；就在現在，我每看見圖畫還不能不動情。我愛彩色實甚於文字。

『繼着巴莎·杜麥拿夫之後，我又寫了二三篇小說，這些小說引起了一個小雜誌的編輯者米洛留薄夫（Mirolyubov）的興趣。我的最初介紹入文學的團體，是應感謝他

『我和他認識在我個人是莫大的重要。我之成爲一個著作家，所應感謝於他者極

留薄夫他自己也因政府的追捕，不得不逃避於國外。

留薄夫即在革命的最黑暗的時期，也不願如所有的人所做的，把牠的標準弄低，米洛

爾基、安特列夫、科卜林以及其他——都投稿在牠裏面。這個雜誌現在已停版，因爲米洛

實超出所有別的大本的高價的雜誌之上。我們的近代文學的最偉大的代表者——高

）定閱一年，僅需一個盧布（成爲一個最著名的出版物之一，而從文學的一點看來，牠

他的智慧，他的對於他的工作的感覺與一國感人的人格的奇異的天才使他的小雜誌，

希甘，這一派的文學在這里現在已被商業的興趣所推倒，正如在西歐一樣；牠的能力，

字卻將留牠的符記在俄國文學史上。他是舊的理想，已犧牲派的文學的最後的摩

俗；廣告與勢力占據了文學的世界。然而米洛留薄夫他自己雖然不寫什麼文字，他的名

們是我所崇敬的，奉祀文學的寺宇，現在我們生活在不同的時代，俄國也有了不同的風

的。在那時以前，我不曾到編輯室裏過，但常常由郵局寄出我的小說，這是因爲我想像他

多；雖然我在那個時候完全沒有人知道，而且很年輕，他卻任我爲他的雜誌的副編輯，使我生活較易。米洛留薄夫是一個生來的編輯者，他教導我也喜愛這個職業；這個職業，我在他的雜誌已停版以後還在從事，時而編輯這個雜誌，時而編輯那個雜誌。我曾幫助了許多青年作家，他們現在正成爲知名的，我視此爲我的功績之一。

『在這個時候，就是說在一千九百〇三年的時候，我寫作沙寧……在寫了沙寧之後，但卻在牠發表之前，那就是說在一千九百〇四年的時候，我寫了好幾篇的小說，如旗手哥洛洛薄夫、狂人妻、伊凡蘭特的死等。最後的一篇小說使我有名。

『在一千九百〇五年裏，血的革命開始，長久困惱我從我所以爲「我的」——無政府個人主義的宣傳。我寫了許多篇小說敘寫革命的心理與模式。在這些小說中，我所喜歡的是朝影與血痕二篇。

『我必須說的是，在這些革命的故事裏，我寫出我所信的，而因此竟受了各方面的攻擊。在黑黨方面把我算進革命的思想的發源者之中，他們之一，竟判決我死刑；至於

急進派的報紙呢，卻又在攻擊我，因為我不承認黨派的界線，不敬重革命的政治家，繼續發生的事件，證明我在許多地方是對的，當時，不管我的對於自由的主義的熱心，卻不以爲在每一個運動的領袖中曾看見一個聖人，也不相信人民的革命的預備已經成熟。

『在這個時候，我爲煽動的目的而寫的許多東西都被藉沒入官，我自己也被控訴，但一千九百〇五年之末的革命的暫時成功，把我從刑罰中救出……』

『我的發展是很強烈的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的，雖然我決不贊同他的「對惡人的無抵抗」的見解。在藝術方面，他戰勝了我，我覺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爲模本，是很困難的事。杜思退益夫斯基，及柴霍甫在某一程度上，也有一部分的偉大影響，而魯俄和歌德也常常在我的眼前。這五個名字便是我的教師及文學上的先生們的名字。

『這裡的人常常以爲尼采對於我有很大的影響，這使我很驚奇，最簡單的理由便是我並不曾讀過尼采，我對於這個顯赫的思想家不表同情，一半在他的思想，一半在他的作品的浮誇的外表，我一開始讀他的書便不再讀下去，我於馬克思·史的奈 (Max

Stirner) 更爲相近，更爲了解。』

自一九一七年以後，多數黨對待阿志巴綏夫很不好；他們將沙寧，還有他的別的作
品，都列入禁書目錄之中。最後，在一九二三年便將他逐出於俄國之外。他之所以執持着
反對多數黨的態度，當然是不足爲奇的。有一個時期，他在華沙（Warsaw）的俄國報館
中做着政治論文。他的名望，在俄國是一落千丈，差不多沒有什麼人更提起過他。有一部
分的人，雖提起他，也只當他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怪傑，其來無蹤，其去無跡，卻並不以
爲是一個第一流的重要的作家。

後來，他雙目盲了，很可憐的生活在國外，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想念到他。在一九
二七年，他無聲無息的病死了。除了一封簡短的電報，報告他本國的人說，做沙寧的小說
家阿志巴綏夫於某日死於某地之外，再也沒有一點別的動靜。他的晚年可算是極淒楚
悲涼之至的了。

在他的許多作品裏，如一線穿珠的紅線似的把他們穿結在一處的，是他的無政府

的個人思想與他的厭世思想。這兩種思想都是因他的身體的虛弱與久病而產生出來的。他因為病弱之故，便發生了一種無端的憂悶，覺得人世於他是無可戀慕的，是毫無生氣的，是毫無趣味的，因此便發生了他的厭世思想。同時，他又因此發生了反動，便是因他自己的病廢，而夢想着壯健的超人，夢想着肉體的享樂；他們——超人們以身體的健全與壯美，享受人世間的一切美，一切樂，而超出於一切平凡的人之上，蔑視人間的一切道德、習慣、法律、信仰以及其他束縛，而獨往獨來，憑着自己的本能，自己的願望去做一切事；祇要自己所要做的，便不顧一切的直截的做去。但即在這超人的無政府的個人主義的思想裏，他的灰色的憎厭人間的思想也還如濃濃的液體滲透在裏面。他的英雄沙寧厭憎他同車的人，他想到：『人是怎樣一個卑鄙的東西呀！』他想離開他同車的人，離開火車中愚昧的空氣，祇要一瞬間也可以，於是毫不回想的雙足站在月臺踏板上，跳下車去。火車如雷似的衝過他的身邊，他落在柔而溼的地上。他笑着，站了起來，車尾的紅燈在遠處閃耀着。他滿足了，快活的笑叫道：『那是好的！』這是沙寧，是他所創造的英雄！至於阿

志巴綏夫他自己呢，他是病弱的；他即厭憎他同車的人，他周圍的人，卻不能如他的英雄沙寧似的自由的跳下車去；這使他更苦悶，同時使他更讚頌、更想慕他的理想的超人。

但在實際生活上，他雖不能追逐於他的英雄沙寧之後，而在他的作品裏，他卻直捷敘說出他所信的、他所感的、他所想慕的、他所夢到的一切；他以他的大膽無畏的精神，敘述出他的銳敏的覺感所見到、所想像到的殘虐恐怖的形象，敘述出人類的最赤裸的性慾的本能。他運用他的純熟的文字上的技能表白出他的尖刻的觀察與真切的想像。他是第一個用最坦白的態度去描寫人的性慾衝動的，又是第一個用最感動人的、真切的文字去描寫『革命黨』與革命時代的。他的作品的新奇的內容與動人的描寫捉住了一切的讀者，使他們驚駭的連呼吸都暫住了。他實是最深刻的寫實主義的作家。

他如屠格涅甫之寫出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的時代思潮，寫出了二十世紀最初的革命時代的俄國。他的革命的故事、人間之潮流及工人綏惠略夫都是『革命的故事』，而沙寧則反映了革命失敗後的青年的熱烈的個人思想與行動——雖然沙寧的寫作